

太

函

集

太函集卷之三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五首

聶真人傳

太函氏曰新都踞萬山中多列僊窟宅余故探竒弔古誓將一一表章之顧顯者附會幽者沉淪卒未之逮興道觀爲聶真人故宇真人委蛻在焉其後裔中書君道亨客函中幸得拜祠墓下余始爲真人立傳則以其從孫鍊師附之聶故受氏於周蓋衛大夫采也唐封尚書令道茂始徙清江世家玉笥山是爲清

江始祖歷八世而當時濟時泰乃自玉笥山徙歙州
伯氏仍歸清江仲留歙時泰生體乾體乾生師道卽
真人母出吾宗真人始娠夢一羽人自天而下宣言
姪者非人間兒三索而得真人中煙霞法旣冠乃字
宗徵唐以于德晦刺新安其兄自稱于方外有道者
也刺史日就之問政爲築問政山房真人幸得及門
遂爲入室弟子其後受服松脂法采脂於歙東百丈
山山絕高同侶夜宿松下青天日午聞僊樂起東南
紫雲冉冉而來周旋金石山其山與百丈等相距三
舍憑高相望不及一筵俄聞鞞鞞鼓鼗已復八音並

秦真人自是能辟穀作遠遊至衡山脫屣招僊觀聞
蔡真人僊隱近洞靈源遂窮日力獨入山遇一樵踞
石川上旣迫則荷薪入谿倚擔問何之對以求蔡僊
狀樵言蔡叟深居遠引宜未可求日在崦嵫東行尚
可投宿樵揭而濟水僅及脰真人從之深不可測樵
反顧曰若五十年後方可度此谿東遇一農問如嚮
者農笑曰樵卽蔡叟復何求乎延入草廬令近爐據
牀而坐黃甕合若干具置坐隅農曰夕無餘殮合中
任品嘗爾乃啟一合得山茗農目湯鼎第沃而嘗之
茗氣味並良如飲神瀉旦日農臥不起遂行旋返不

得故廬迷失道忽遇一叟與之言始知疇昔草廬則
蔡真人子舍叟啖以一草長踰尺形如薑苗味甘美
復令飲泉忽失所在比還觀道衆灑然以爲佗何獨
往踰月邪真人曰嘻僅一宿爾旣聞所遇狀乃知叟
爲彭真人云因思漢梅福梁蕭子雲並隱玉笥山則
吾故土乃駐清虛觀三入郁木坑遇一皂帽布衣自
稱行者曰我謝通修也舊結彭蔡同隱南嶽垂三百
年以爾嘗入洞靈原因得見爾吾適奉東華君命主
玉笥山梅蕭二僊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良不可待
真人乃求至道謝延之家其家茅茨兩檻几席鼎爐

甚潔坐客木馬上自坐白石鹿上首召童子薦鼎肉
湯飲真人既飲而神爽然與洞靈源啖啜同勝乃就
架上取書一卷授真人此則素書第誦習之勿怠真
人將留受業未及言謝曰君有親在義不可留吾徒
紫芝居九疑山君從之學道則得矣第爲紹介述吾
言告之且出素書當爲君盡其指也不則投書毛女
谿洞中題名石壁夫夫當冥授君耳比歸觀居人復
驚七日乃來相帥循故路而跡草廬則亡何有之鄉
矣將質素書疑義則之九疑沂毛女溪亡所遇因而
投書題壁夜夢紫芝翁授微言悉得玄通乃歸舊隱

每入山遇虎虎伏地迎真人拊之乃起則以采
薪斲藥負之還景福二年刺史裴樞守郡宣帥田頔
率兵圍歙歙兵數敗之頔滋益兵攻愈急城且下真
人請縋城使敵罷兵樞壯之第微服往真人黃冠自
若大呼敵壘自通敵目攝黃冠攢刃以待旣說頔以
天道頔然納之令還報結成樞不可真人請更往我
衆咋指危之頔服真人言圍遂解樞免刺史陶雅代
樞雅益下真人就而問政如故事時有吳稱號徵至
廣陵築真元宮授之館主者北面問道賜號問政先
生逍遙大師旣奔親喪喪畢尋召入師事有加禮歲

辛亥夢天使奉金簡召之三旣浹辰誓諸弟子端坐而逝冬十月二十三日也春秋六十有八卽遊帝鄉主者以師禮歛之厝太平門外將就窆啟棺惟劍履在焉已而使者或遇之長沙或遇之南嶽僊僊乎遊也弟子五百程守朴張匡翼范可保汪用真並先鴈行比年雲鶴猶集山房廻翔四顧越歲丁亥諸弟子以狀聞詔奉真人櫬歸葬故山卹典殊厚改故居爲歸真觀賜田奉香火復租庸贈國師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追贈祖禰考妣視真人等真人故事親孝親年九十五乃終嘗結侶周游一人病疫殊死其曹言

必啗不潔乃解病者有難色顧益阽危真人曰某請
爲君先嘗病利苦口爾病者感服彊食而平其後寓
紫極宮偷兒入負諸什物踉蹌出走真人微語曰若
以竄故行竊卽得什物何爲乃入曲房出金帛予之
戒之從旁穴出由故徑將及于輶其後使龍虎山遇
羣盜且加害一酋張目熟視亟呼曰真人邪吾故紫
極宮偷兒也叩頭謝無狀叱其曹輩故物歸之人言
真人卽得天宜亦陰德多助真人謂吾家近梯僊國
自玉笥依雲門異日者諸孫宜世吾業鍊師則諸孫
也名紹元字伯初父曰景先母出程氏姪卽厭葦不

茹夢天人指腹語如真人蚤歲好文專攻老氏嘗詣
金陵受籙希長生夢入公府森嚴朱衣者馮几而坐
鍊師至朱衣揖而進之是司祿之司籍在第閱籍可
鏡方來旣啟籍籍乃圖像旁署其名曰十八入道二
十受上清法又六年爲南嶽遊遂拚卷而寤自是就
問政山房築別室署曰草堂居常務藏名自號無名
子一夕告母旦日胡將軍過吾門亟治壺榼待之毋
失晨起就湯沐乃誓家人伯大父有言吾家第修世
業毋忘太上戒旣而鶴集於舍者凡四庭中火光亘
天壺榼具陳如有就坐者隣人謂聶氏火爭赴之至

則無他鍊師逝矣僕夫自外至言鍊師從三道士跼
注而衣緋綠乘馬而南顧語僕夫吾往南嶽後一人
則曰爲我謝公家壺榼遂行鍊師嘗著宗性論脩真
秘旨各一篇其於二氏之學深矣真人祖禰考妣暨
鍊師考妣皆合葬蜀源天禧四年改歸真觀爲興道
觀紹興四年降御書黃庭內景篇及臨魏晉六朝唐
人書凡十卷貯觀中咸淳觀災道裔黃升吳張應元
代起興復其後聶氏多顯者以薦紳著郡中曰致堯
曰冠卿曰世卿曰武仲曰循矩逋登第致堯贈禮部
尚書冠卿拜翰林學士迄今祠瞽宗世卿授太常博

士宋卿爲校書郎冠卿子友仲平仲文仲任正字儀
仲虞部員外郎其在清江則國子博士崇義樞密使
山監察御史介杭太守縉皆近屬也具郡志及家譜
中中書君名天衢直西掖受天僊訣爲采真遊居浹
旬得真人狀則以故譜具載其概就興道觀徧索之
乃今則三清殿峙中央左祠右墓君以竊盛告從而
新之已歷蜀源得諸墓有侵者君予之費令遷之他
于是郡大夫董公縣大夫彭公署額分表祠墓故老
言故興道觀爲政萬山觀隸之蓋真人徒屬無所容
則析居爾其後萬山爲政興道浸微遺產悉歸萬山

莫之致詰昔在正德道流程志通盜發真人玄宮既
啟墓門真人端坐如晝日毒螫四出血牙以嚮志通
急掩墓出亡居數月死越嘉靖末玄妙觀道流程師
鴻習符水祈求聞真人故劍藏墓中潛發墓既發電
光四擊真人按劍而叱之其人僂入僂出終不能直
躬尋亦死真人丘木未伐萬山觀某子甲且鬻之比
隣方氏故與真人有連蓋外孫祭酒訥家也諸方露
布數其罪乃屏斧斤及中書君來方氏悉出故牒以
示自今且伐其謀矣中書君大父長者嘗禱茅山夜
夢茅君奉一童子授之是當爾戶歸而中書君舉矣

則惟其時語曰相門出相寧非有種乎哉

方徵君傳

方令君最宜黃列高第徵闕下未及謁對以疾終
不曰令君而曰徵君重徵命也徵君世家巖鎮東
里父貞義處士受室於羅舉鉉若鏐字允聲卽徵
君也羅蚤世貞義義不繼室母令後母齒失母兒鰥
居四十年不近女先是釋儒就賈出賈則將二子從
命鉉受儒鏐受賈徵君幼彊記日數千言處士出則
豫畫書程歸程功有贏無詘乃令徧治六籍主尚書
諸史百家莫不旁洽時雲間夏氏就李楊氏並以尚

書名父命徵君及門羣弟子爲之避席徵君嘗曰先儒以訓訓經世儒畔經而訓訓先儒以文明道世儒畔道而侈彌文末也吾寧從先進無寧媚於世儒歸試有司輒舉首補郡博士弟子辛酉與計偕歸則閉戶緇經竿牘不入公府七上不偶終父三年喪及母弟基喪仰天嘆曰父故命孤爲儒孤所爲日棲棲者幸得一對公車毋負成命今已矣第將博一命報父九京乃謁天官得宜黃令宜黃不利故令去者四敗者三徵君自言當官三事吾性庶幾近之攻苦茹淡吾能清奉國典畏民暑吾能慎戴星出入吾能勤堅

之以無倦要之以有終吾往矣始視事卽申約束定
章程辨色升堂辟近習當直者屏而侍朔望踐更乃
戒閤人東入西出毋溷廉得羣下奸狀草舞文者五
人胥四十人獄卒三人置二匭夾門令輸賦者自納
或以鈞矢入平如衡市價不以官客奉悉出舍中不
以夫里主藏吏歲不盡公費籍之以備方來催租使
不出戶庭率如期至每聽直不煩筆楚片言而得其
情躬治爰書無所藉手邑民獲盜盜誣獲者婦私期
之來盜就繫置他婦庭中召盜詰之盜佯叱婦幾殺
我旣知非獲者婦乃伏辜兩人爭牛持不下乃坐兩

人庭外縱牛而尾覘之牛徑奔主者家爭者乃服市
豪沒貧者墓里胥以賄右豪躬出視之其土墳其下
有宿草里胥皆咋指稱神君隣邑人鬻其妻新故勿
絕故夫死郡縣皆坐後夫酖殺之囚訴監司願就宜
黃而死瞋目比獄具則故夫以病不以酖酖必暴亡
何至旬有五而斃監司當是諸疑獄爭下宜黃徵君
聽兩造諭以大義使有革心退而深惟惟恐有失自
言勅法取諸雷電非狎用之在噬嗑之隨匪艱匪貞
罔攸利卽文無害顧獨伉直無詭隨旁縣貴人造宜
黃因請間徵君持不可狀卒不得間而行邑孝廉侵

支祖墳曲意求庇徵君正色曰支祖猶祖忍乎哉持之彊孝廉義格縣博士老而求署壯考不從卽臧否不易知而老壯則可坐而鏡也有如所部按狀不驗吾兩人將何辭尉徙官守檄縣取不籍之貲以供資斧徵君曰筦庫之士凡出民間入公帑無不籍者無已第取吾橐中俸錢五緡餉之上九年詔疆理境內徵君率里胥黨正閭史弓人筭人周行履畝報成數覆覈之溢田畝三萬有奇開府以爲敏邑故湫隘卑濕不度而居徵君重勞民置勿葺居五載由由然安之監大夫部使者屢薦宜黃治狀足當循良比

上程書贈父貞義文林郎母羅孺人封妻鮑如母徵
君遺書二子曰吾藉大父寵靈 譽命及所自出而
曹第治先人故業吾將歸休居無何 徵書且下則
以滹暑就道邑民遮留號泣車不得前令入都門旣
朝謁太宰楊公目令脩髯廣頰魁然丈夫待試當拜
臺郎末疾作矣伏枕踰月卒邸中人言徵君幸少須
臾不失一御史惜也徵君事貞義孝躬侍臥起共匡
牀貞義訶之遣歸子舍曲跽請曰大人繫兩弱息獨
寢終身兒寧怱然就妻子養遇仲氏友甚旣歿撫其
孤從弟某侍處士疾處士目某屬徵君徵君朕篋予

百緡無德色宗人有告乏者自五百緡折其券焚之
置勿問居常嚴事諸長老禮遇諸卑幼不直叱其名
諸子燕見必莊卽遺書作字必楷周之三物六行徵
君有焉鮑孺人息子三長可學籍南宮諸生仲可觀
徵君授之詩隸太學叔可進季孳子可成孫二人貞
一貞度其婚姻皆閭右詳具狀中泰茅氏曰徵君故
以長者居鄉有鄉譽及其以長者治邑邑政有成殆
將作則邦家駸駸嚮用假之旬日得齒柱後惠文天
不憖遺竟以廣柳歸爾執政方之張相如陳仲弓似
矣胡天答長者爽耶徵君故號東里旣奉貞義諱乃

稱媿菴嗟乎徵君可無媿矣

海陽長者程惟清傳

新都山峭厲水清激故士多奇山水縈廻綰轂千里故多良賈賈之利可與時逐而儒效逡巡以故賈什七而儒什三直其獲有淹速爾浸假用士之奇而傳之賈不亦左乎率水沿海陽入漸江程氏聚族而里其口曰率口其系出晉太守梁開府其始遷自宋宣議敦臨里長者程惟清以質行著蓋自曾大父及大父及父皆獨子門祚故單父嘗爲儒受經矣大父命之曰忠烈而不遑儒而以賈當戶父息子四叔則惟

清叔嘗爲儒受經矣父命之曰洁爾伯也仲也賈無如叔也才而不遑儒而其左右二昆力賈以糊余口叔唯唯惟命務在先承命之儒則儒先躬行而後經藝命之賈則賈先籌算而後錐刀遂以鹽筴賈荆揚以居息賈京邑伯仲爭下叔受成居多凡諸化居必叔爲政居十年所浸致不貲諸賈人東嚮事之惟所決筴顧託賈名而飾儒行事父母昆弟無間言喪兄弟若所生撫諸孤若自出故居隘乃築新居工告成吾將以名教教子姓乃引經義署曰修齊堂揭先修先齊二語於兩楹此家傳戶誦者也歲時祠事率躬

蒞之聚食指千裸將胙餽無䟽節曾大父而下置特祠繕宋鄉賢一德墳反侵地有斥舉宗請易碑紀其事則固辭籍籍以禮讓聞四方是不逢掖而儒矣叔受室歛南項氏舉元正元衡元仁幸而三子才逋遣之學稍長日討而訓之而大父而父不終儒承父志也供子職也吾志在儒不在賈何承何供勉之其修再世未畢之業有頃逋遣之受業成均比賓興程督入試都人士應 明詔爾其自獻於太常比數竒則又煦煦寬之胥後舉旣富而好行其德中歲愈益孳孳殯待榱婚待禽無告者待舉火外氏之喪不如禮

重賻而經營之歲浔饑適病中高乃籍饑者若干曹
屬諸子授之粟無論親疏遠近不啻家至而人益之
諸子舍或進羞悉屏之退夫夫草食而殍吾寧肉食
而甘耶病且殊趣具喪具視絞衿含襚泣下霑襟嚮
吾父不能得之吾而吾何脩而得之子靡寧速朽吾
何以面九原客言得之有財已儉則非禮禮貴其稱
毋撓人子心領之得勿易旣而馮几召近屬諸弟子
前若爲儒務力學以待舉若爲賈務力本業以取贏
不然則吾言與骨俱朽矣諸子請治命正色而言吾
有庸行庸言則惟孝友勤儉生年五十有八服之不

衰而曹第署此四言言在與在世世子孫毋相倍也
遂瞑蓋戊子歲終之朔云泰茅氏曰儒而賈心則滌
也賈而儒服則蛻也今之冕衣裳者若崇蘭矣或不
能不滌惟清賈乎哉聲利不入于其心恂恂乎儒矣
余三過其里率避逢迎惟清令名得諸道路之口藐
諸孤在次述其平生之言懼爲化者起羞無所潤澤
吾業已徵之嚮者因而信之因而傳之

程辰州傳

歲癸丑辰州與計偕遇余闕下襲而不謁磬折而
前自通君伯玉邪余小子則海陽程廷策也問其字

曰汝揚汝揚始壯而試郡中時廖太史公出佐郡得
孺子筴大奇之旣籍諸生相中貴人禮白岳目諸生
長揖心嘆之比入縣謁先師據坐命講汝揚抗言

上英主惡有掌國子魚朝恩且若奉命視工非視

學也卒避席罷講郡中以此知名幸而面汝揚今第
矣旣第則吾郡同升者七聚飲家忠愍舍中余故以
酒豪通爲壽皆辟易余大呼曰主司眯矣寧有不任
鄉飲而任公車汝揚瞪目曰伯已張吾請合從以距
函谷余酌大斗而醕心壯汝揚夫夫故恂恂乃獨豪
舉始授戶部山西司主事旣最而奔母喪居父喪服

除補陝西司主事署廣東司員外郎歷陝西司郎中
先後監諸馬房牛房象房主都門告緡監十庫監兌
江西監運大通橋監太倉庫既入署兼攝廣東司廣
西司山東司所至議沿革筴便宜小者上部尚書大
者入奏枚舉其著者則雲中告急諸軍待餉而譁

上發帑餉二十八萬有奇莫爲主運汝揚奮往次甕
城驛虜騎遮道邊塵蔽天乃連車爲營環營爲塹衛
士瑟縮偶語扶之百狗行間卒保餉完乃還報部議
坐視九江樵脩雲中勞固辭不行舉同舍郎王應顯
代部尚書與語曹避轉餉君獨行曹牟九江君獨謝

何以故自言策無狀比及三年將檄所部寵靈爲父
母地神樂觀失倉糧額若干石當坐太常卿以下十
有八人汝揚按籍核之則累歲耗當如是爾蓋幼侍
考氏食借箸畫几上學書既習九章復學握算考氏
謂九章賈者事何學爲對曰童習書數固當異日者
幸爲計臣當以此主計汝揚故善算以其狀白尚書
尚書然之諸太常得免陸太保炳用事貸商人柯鳳
金市芻藁橫索子錢稍失期下其曹二十四人大金
吾獄汝揚宣言太保奉三尺無寧以收責坐不辜炳
聞之色沮而釋繫者癸亥十月朔不周風振郊關占

爲虜徵亟治賦虜大入掠通州以西上以吳恭順
孫司寇監崇文門程度支任城守警日急各門堅閉
而登陴汝揚以門接通州安能以城下爲壑乃畫地
分部登火鼓列旌旗布戈矛張弧矢總而山立騎者
周巡晝則踐更夜乃畢作諜言虜近三舍避者千百
億爭趨門勒諸材官門內懸絙表三道道旁夾鉞以
詰入者左詰而左入之出者右詰而右出之貯中堅
以備非常皆井井內外申令三五乃啟門入者魚貫
從流無所擁塞旣則九門沮者畢至無留行守者傳
餐士以糒騎以芻材官以糒朝則鷄鳴而給平日而

周夕則日入而給丙夜而周羣而不覺信地不失跬步虜遁去旬有五日始休都人士多程郎具文武材顧出爲辰州守永順保靖二司餽故守旅幣充庭守讓而卻之吾第寶不貪爾入境則興學校贍諸生勸農桑舉鄉約簡駟僮通化居嘗以水旱禱而雩皆響應郡故患虎爲文檄之神募力士捕之殪者十有二融風至旦日豹入南門占爲火徵下令亟修火政禳之壇墀殆將震于其隣火星星然五門有備乃熄是日武陵火特甚馬底驛災民間乃呼神君籍籍稱三異矣蜀開府徵土司兵二萬征土夷守持之彊必不

可發是嘗以禦倭赴調其爲害甚于倭彼且伺微發
姿貪婪聽之左矣彼中宿將不難以全蜀奉土夷罷
之便所部當守議從之巨璫出填郢都得請徵辰州
香稻米入貢守曰是產五寨若索之寨而郡輸之有
苗懟緹騎啟釁端不用命守又言攻之食禁是米故
作膨脝藉令糝玉食進之卽有問無死所璫聞大恐
覆奏罷徵故守通視郡若蓬廬百廢不舉叩之故猥
云力詘舉羸守至則繕麗譙繕筦庫繕城郭繕學宮
繕城隍廟繕馬伏波祠王文成祠張督府祠建辰陽
樓江南築退思亭郡齊後廬谿歲有殍出俸餘餒美

設粥賑饑屬周從事任之全活萬計籍上讞獄使者
平反數十百人谷開府以奔喪行疏守量移內郡父
老千衆請所部請留所部且議留業已拂衣就道矣
年未及艾家食餘十年當道遞推轂之堅臥不起郡
縣賓鄉射率以疾辭竿牘不及有司紹介不出境外
其嫻恤壹稟於天性耻自封年十五嘗從父畫水庸
便宜倡里人築鳳林堤辰州爲植出舍溪上會大水
漂民舍且流尸辰州召丁夫掩之祭以型缶亡何大
疫齒者三十餘曹辰州惻然皆得就木山寇晝行劫
勒里中少年禦之人謂載筆者且干城茲小試也旣

而脩始祖墓脩世祖祠除首坑道葺先世亭以便行
旅嘗獲金橐遺旌陽道中則之賣藥家通昔飲慮失
亡金者故託于酒人詰旦愈酣逌邀塗人分席不能
飲提耳彊軟之舍人酒窮倚席以待頃之號泣者至
果亡金舉橐未發歸其人掉臂不顧始奉使歸覲中
道治吾宗進士喪已入都門醵同籍者百金以賻有
頃歸再從兄叅軍汝濂喪辰州故以諸生失期劉博
士熠朴之五旣貴師事劉益謹雅以大度多辰州劉
擢臺郎廷謝而仕卒不起辰州旣爲之殯時奉使命
當行留一蒼頭護其喪俟其子至乃發出居郡賻辰

谿令楊威喪歸則倡衆立常平倉以賙不給問家人
產悉謝不知不爲厚利而爲名高非其心也秉心沕
穆儼若無懷葛天之民至其發慮出謀猶之省括中
命旁綜百氏尤攻甘石家言卜衰旺審機祥較若觀
火公私多暇率自著書故有讀易瑣言中星圖孝經
忠經註行于世六都黔考星官筆記三才萃見及諸
集藏于家顧絕口不及綺語要之天授則有明徵先
是孫宜人有身封主事公夢朱衣魚服一人排戶入
年十二卿雲見里中始入學舍後山喬木千章六龍
見木末蜿蜒而起出塞燁妖狐夜自辰州赴武陵塗

遇游龍伏虎屏而退既厭世見天使奉簡書來迎市
童臥病呻吟見一皂衣迎使君者呵喝索食童惶急
又一皂衣者踵至趣俱行大呼曰使君駕矣其時辰
州曉哭聲起童乃甦妻黨一少年蠱於狐病五年不
解昔夢辰州坐大府掠狐數之突然起語家人祀辰
州彌月亡恙概之語怪夫非共見共聞者哉往辰州
語余昔在弱冠往往夢據高位簿青鬼神御風周游
窮寓內時都城南無郭既築乃符夢游跡其奇庶幾
乎通於神明矣先是辰州卽世郡人祀之贅宗宗人
祀之祠里人祀之社又十年論定博士弟子三老豪

傑請祀之鄉賢人言辰州以儒則闕以宦則拙以經
國則務自盡以居家則負俗務躬行身隱乃託玄言
僊僊乎遊方之外聞余遊心西極紹介調余吾將中
天爲臺太虛爲席積翠爲戶白雲爲扇卽司馬以問
法來殆將無所置足反走爾居亡何乃見倍適來適
去寧詎能必之要之適來亦幻適去亦存吾以是問
辰州仲子涓涓唯唯涓速肖宜契辰州涓從伯子潞季
子淳奉辰州喪葬某山以母孺人吳祔

吳伯舉傳

韓子以亂法詆儒化禁詆俠夫亂法非文也何論儒

犯禁非武也何論俠下之爲曲儒爲游俠文武謂何
乃若不屈而通不游而節則吳伯舉其人也諸吳里
谿南伯舉先世受賈至大父滋起是爲處士元紅至
父滋饒是爲國子守業自處士迄伯舉皆當室伯舉
名時英少入成均一再試不利退而深念曰古之有
道者非徵辟不行乃今蓬首跣足以干有司耻也遂
釋博士業出藏書徧讀之自三墳以及百家獨觀大
指或當意援筆數千言則又以古人之言與骨俱朽
猶之糟粕精已銷亡其在名山石室則有遺書其在
宗廟朝廷則有遺器精神色澤千古如新幸得而寓

日商周漢晉之間皆壽類也脫遇法書名畫鐘鼎敦彝輒傾橐購之不遺餘力里翁目攝之曰癖矣作無益害有益何居伯舉置弗聞購如故丁年英氣勃勃結諸俠少田江南北諸山課獲擊鮮浮大白無算里翁目攝之曰佻矣無寧以側注易皮冠伯舉置弗聞田如故居廣陵以賈隱當五方之衝諸賢豪率慕名高造伯舉客至輒置高會陳聲伎佐客驩遇諸窮交引身自下遇顯者無苛禮嗃嗃自如客益以此親之戶屨常滿里翁目攝之曰汰矣若非有土安能效孟嘗君伯舉置弗聞結客如故居常內修儒行率以俠

節掩之王母非伯舉不安年及耄矣則曰冢孫遺我以黃耆否則惡能永年父家食而病滋深召伯舉宵衣侍臥起不自知其勞歸而挾日有奇未嘗入子舍父病革彊之酒而勞之曰若能子哉異日者幸若有子若若爾王父舉孽子一名守淮字虎臣稚負酒狂嘍喈四坐顧獨莊伯舉歛容受言虎臣故以嗜古破家賴伯舉振其急及卽世猶及其孤嫠伯舉母弟一人後母弟二人其與三人者友也務自貶而各饜其心其躬行足多卽齊魯諸儒不及也中外違言起率伯舉居間立解之逋舉子逋殤乃習小兒醫得禁方

全活萬計既舉一子如孝延名師授之經起家江都
籍胄子伯舉善籌算則舉資斧授掌計者坐而受成
大農急軍儲陽翟賈挾鹽筴爲奇貨掌計侵毋錢無
所出陰借伯舉名貸鹽筴累萬六千緡伯舉時而結
客時而解紛時而游閒時而課子掌計無其郟不以
聞其後陽翟賈責掌計金事覺客耳語伯舉亦彼責
彼償爾公何與焉伯舉笑曰諸長者挈累萬而貸不
知者何人信吾名也吾黨因而爲僭而吾以僭乘之
其曲在我是曰倍德倍德不祥一旦而歸萬六千緡
無所問乃出故所購諸重器捆載入燕燕市爭趨之

羸得足當客奉都人士故高伯舉義車結轍于門旣就選天官得河南布政司副理問所部率遣吏郊勞諸搢紳學士咸在焉會歲大侵道殣相望伯舉設糜餽餓者日盡數鐘不給則糴之市中又不給則遣蒼頭糴之境外道旁棄諸子文則餉保母乳之戊子秋當大比士凡諸將其供億則檄藩從事董其成從事通以倚辦諸賈人分責于旁郡邑官價浸損私徵浸煩襲以爲常歷歲滋甚部使者藩大夫才伯舉檄如前伯舉直任之曰是不難願無闌及諸賈人若旁郡邑乃覈度支祛冗冒平市價悉遣諸馴謹者分辦之

出入必析秋毫諸吏民無所預比徹棘將燕鹿鳴省
會諸父老諸賈人面按部方伯監司奉伯舉出而首
卽席旃旂鼓吹導馬首而前士女堵觀歡聲震地按
部喜曰從事得民心矣安得如從事也者若而人徧
置之有司乎其年復以入計行積勞致疾歸復受檄
主製戍士冬衣入京疾益陷危如孝奔而省侍疾革
顧而命之曰勉之茲所未畢者 君事也父事也若
代有終吾事畢矣遂瞑先是所部聞伯舉寢疾他委
者利乾沒幾不中程如孝乃出千金爲改作他委者
將符其口布流言都門故德父子者兩人出身扞之

卒脫虎口兩人者其一爲伯舉客吳建功其一爲如
孝客陸惟文也初狼山把總白賁嘗以杯酒結伯舉
驩賁負才而貌上官副將將釋憾會島夷五百卒至
遣賁將五十人禦之以敗績聞乃坐賁連逮妻孥下
之獄伯舉自廣陵行千金出之出則賁亡則又齎三
百金歸其妻孥建功伯舉宗人也籍薊門材官亦負
彊梁不用命上將逮之急脫身而歸伯舉邸中逮者
尾及之賴伯舉捐金而解嗟乎薊門狼山皆余莫逆
胡爲乎失此兩人幸而伯舉一洗之無憾矣泰茅氏
曰伯舉以癖聞卒能以失爲得以佻聞卒能傾五陵

豪以汰聞卒能得士而食其報彼規規然操咫尺者
惡可與同日語哉吾聞部使者方特薦之不逮矣卽
逮再命焉能爲有亡故余爲之立傳以字不以官夫
各有所重也

大田集卷之二十七

太函集卷之三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六首

父子御史黃太公黃次公列傳

昔在世宗歛黃鏜爲名御史坐忤勲貴從量移歷
南京刑部尚書郎年六十二卽世上初卽位鏜子
應坤爲名御史按部雲中上谷山西山東進大理右
丞年五十三卽世是更二世事三朝柱後惠文後
先相望而皆列之國史祀之睿宗所部表閭則曰父
子御史閭里以濟美取重稱父太公稱子次公云自

唐孝子芮以廬墓著黃潭其支裔徙居東郭贈御史
志禮贈孺人汪爲太公考妣太公季也始生將溺之
則兩手牽母衣堅握不解母灑然自異乃始懸弧生
五年望見行部車騎則私問父貴人何來父辟呬詔
之夫夫亦讀父書來爾入塾卽力佔俾塾師比之黃
童縣大夫王一麟奇之屬鄧文學授經藝里中社爲
劇學宮傍諸生從衆堵觀獨篝燈中夜讀鄧聞之喜
異日必一鳴驚人遂字之曰德鳴尋補郡弟子鄧不
祿爲之執心喪已卯與計偕歸而攻苦愈甚父寢疾
屏諸醫躬嘗藥跪進之必虛口乃已及奉父諱幾不

勝喪僵臥廬中通作哭聲而寤亟歸而母病甚居後
喪如前喪服旣除領蘭谿令邑當六傳輳至諸徭戶
率以時日踐更時至閉戶而逝坐稽驛使令主與更
始歲計徭費徵之官令主藏者職櫝藏里胥職鑰其
一職籍記三人胥命從事毋敢千秋毫驛檄先傳厨
傳立具公私稱便絜爲令以行推轂者以高等聞
召入爲廣東道御史以次受簡命巡東關武定侯
勛掌後軍與聞關事勛有寵怙而恣睢入朝目攝勛
未發也比出按塞黷將以私覲先亟屏之聲其罪時
諸將以賄爲政則以流言怵開府御史有喙三尺將

不利公閒府謀先坐御史不禁迎送叅將其空壁而出信地謂何議下御史大夫則儀封王公也宣言御史出行塞外勅印在焉部將陳兵護行體也勛從中上彈事請罷巡關當事者憚勛乃謫浙江按察司知事居有頃判九江旣守濱州丞撫州府勛敗進南京刑部四川司郎中卽謫居各以其官用職由臬幕攝諸暨復泌湖居州則輯流民裁冗費正鄉飲禮高年佐郡則礪廉隅立階格爲郎當課最歸而首丘有子三人長應乾季應震皆籍諸生仲卽應坤字惟簡始舞勺從父南曹歲除請益業同舍郎以爲好學心

多之孤而食貧曝單衣不釋卷據諸生高等爲士者
師隆慶改元則自太常入對授浮梁令問政饒中不
佞故嘗受二語于先師耐煩而已訟者務守勝而吾
虛已聽之衷則衷辟則辟有如皦日辟者激而相抗
將無擇言爲不可磯將逞淫怒聞諸老氏靜爲躁君
耐也次公曰善再拜而行至則烝烝拊循務與境內
休息廷中聽直各得其情一老誣姪無良當反坐叱
之出退有後言詰朝覆聽之曲如故猶彊項自挺將
笞之深自念曰饒中之言皆是物也再叱之出無所
嚙呵越數日不來詰之已死次公太息曰幸哉脫吾

不耐遂成以姪殺伯之名長者之言有徵矣民間逋
以競渡閔或坐大辟或戍或徒乃爲文告三令五申
召諸父老諭以禍福事在得已罪在不原何物冥冥
驅子弟而入罪罟諸父老交相戒也所不用命者市
撻之及奔母方宜人喪老稚遮留境上旣出境相與
祠事之服除補新淦至則輕車熟路卽修阻無留行
邑人蕭郎中老而繫獄力以不辜請釋部使者從之
揭令讞辭傳示列邑時議久任不中程不遷旣及期
召入爲雲南道御史居越歲一父老至自浮梁問
何來對曰自君侯去吾民凡五稔吾民望君侯如望

父母故來資斧乏乎曰小人輕萬里而省君侯罪戾具矣有寃欲言乎曰故有之君侯在宜不及此其事已往無所言去後見思殆古之遺愛也出按雲中上谷攝功令厲學官時匈奴款關凡三出塞諸酋獻酪馬首一再染指嘗之酋大驪呼令譯者宣上威德酋皆呼萬歲願長爲外臣旣具封事備陳貢市便宜自胡雛入降始通貢市將弭邊釁且省軍興比年逋請逋加無饜滋甚請畫一自今始相與守之母削其旣加毋徇其復請庶可以紓國用寢虜謀於策便上當御史議下本兵再按山西歲當大比賈豎子用

間求舉列狀三千金入郵書立發其奸抵尺籍開府
督過州長吏密相聞會行部入其疆長吏則長者也
亟發書抵開府寢不行三按山東賓興爲盛入穀之
士闐溢公車故事部使者抗監大夫不相下彼負嘆
喑內操成心即降志就之陽右陰左諸藩臬大吏亦
以習事先鳴進則面從退而腹誹次公務同心相濟
有若和羹論事則互致書發之相合若左右券諸司
自以爲弗及罔不服膺跡諸罪人命有司毋主過聽
齊晉爰書山積躬治之無讓勞每至夜分甚且嘔血
旣承廷尉事必與聞因對簿詰以片言因伏其辜乃

已病旣作旋復平彊起從禮官習朝儀將入賀病遂
華目光溢而射人見天使奉黃麻置名且至奄然起
坐正其襟帝召我邪行矣封孺人吳息子四懋當室
以文學冠諸生仲叔季皆才蓋世類也司馬氏曰萬
石君務躬行二子並顯資適逢世舍醇謹無足稱鮑
氏三世乘駘國步工矣宣秉直節以身殉之此其名
實機祥互相倚伏太公次公代起石邪鮑邪藉令不
撓骨鯁之臣邊事畢舉貢市一䟽何讓賈晁浸假兩
君子得志大行則皆社稷之役也顧爵僅銀青齒僅
斑白保世滋大則其子孫都人士日幾幾望之矣

丁海僊傳

自宋而下海陽丁氏世擅小兒醫嘉靖初丁繩爲醫門祭酒繩兄子勝生子瓚五年而父母亡繩召瓚子畜之盡授方術繩無子籍貲產可三百緡將盟從子強再從子昌立瓚爲後二從執言瓚獨子法不得後他人繩三分之欲以其一予瓚瓚辭不受翁旣以世業授兒彼其儻然而來于瓚何有遂脫身歸爲父後二從卒無間言始受室於縣北之汪婦翁郁饒而獨雅器瓚因得請昏婦厚齎裝瓚藉之以給客奉自賢豪以至俠少無擇交居三年橐中立盡其好客滋甚

力詘則取辦于醫然耻伍族醫不市不肆居故巷巷不容車以車逆者闐門轂相擊也逆之共則往不則日三至終不行自言吾祇療醫非直療人以也醫有險則夷之有違則弼之吾之術行卽羣醫猶可救過於刀七浸假而療人則易與爾寧詎曰能閭右汪東禹獨子痘而險羣醫具在流屬諸大父丁瑞主之瑞語東禹吾黨之技單矣公所不能致者惟吾諸孫瓚一人其人驚大言近於弔詭然多奇中吾黨不啻三舍避之公能躬逆之當來第先辟吾黨無令謂吾黨旣困而後急之也彼終不留於是東禹逆之酒家羣

醫悉屏屏後瓚仰屋而視疾固無虞藉令先一日期
庶無害視乃今眇一目矣問何方曰異攻散倍加附
子姜桂瑞躍而出曰然吾亦思出此獨持兩端待子
之來惟子決之爾瓚言病者藥力周中夜當劇雞鳴
乃平一如其言名大振第所入資悉啖客如奉漏卮
又喜從方士遊治黃白嘗受師戒尸居四十九日跬
步勿出戶庭第守藥爐占火候期至而刀圭熟矣縣
令潘清亶子痘且危以禮迎瓚使者三往閉戶不與
通令逮之庭瓚抗言不遜吾寧失令召終不失師期
令怒而呵杖之十七既則善容諭瓚毋溺荒唐瓚視

疾一七而瘳卒爲莫逆邑中多務蓄聚瓚獨以好古
雄得三代尊彝酌酒悲歌遞舉遞酌凡諸法書名畫
不難倍賈購之嘗受病五城黃州家病愈主人奉五
鉞爲壽瓚目主人官窰瓶一固甚良乃辭金請瓶主
人敬諾旣出舍輿而徒挈瓶置輿中舁而歸舍舍中
婦待所入金錢以卒歲瓚出瓶示之意得揚揚卽百
金不易也婦大詬且羸其瓶瓚抱瓶而逃不得已質
子錢家以供歲事又嘗客吳田其家貯白石尺有咫
其聲如磬其氣如虹病者起卻主人金而抱石以歸
枕之終身曰鴻寶在是矣瓚沈于酒日飲而醉二參

卽乘醉視病立方醒而覆視無所失海陽以爲僊也
因自號曰海僊瓚負僊才翩翩然任俠宗人福榮羣
市人飲博衆擊其曹一人于市褫緼幘以歸抵縣論
罪當流福榮置遼陽籍各近屬憚送徒萬里斃之析
楊丁氏亦且甘心福榮旦夕庾死瓚聞之曰夫夫業
已盡法猶不失爲邊氓奈何殺之語稍聞憚不敢發
福榮將就道乃亡送者佯跡福榮並亡匿縣捕近屬
急聚族而謀頃將斃囚絕從爲瓚所撓今事急請以
瓚委之福榮乃挺身詣瓚曰吾將死蠶賴子片言而
生彼其蠶心未忘安能附之尾而行萬里此吾所以

逃也乃今蠶且及子我則非夫藉令之縣必坐子送
徒子第遣馴謹者一人與俱毋吾患也其言卒信及
同郡李直指叔和按遼部放福榮還瓚叔父寬賈真
州以鹽筴起寬善瓚若業醫而多人曾無補於貧能
從吾游吾爲若起千金產瓚謝不敏賈則安能瓚提
一藥囊諸酒徒三十餘曹待瓚而給卽丈人能爲瓚
地終不忍棄窮交而獨事遠遊寬曰若不行則以若
長子牛代往瓚猶豫強而後命牛牛居淮三年代寬
爲政舟人負寬債度不能償旣艤真州舟中匿一老
婦召寬諸臧就舟飲故蠶而自殺老婦告丁牛殺人

牛已先期去真州寓瓜步諸隣里言牛無預者以百數舟人益譁牛懼而逃難終不解寬頓足曰吾急瓚故挾牛行利未及牛又緣是而嫁牛害卽不解吾何面目見瓚于家瓚赴真州卽遣牛入對簿而果作孽天道固好還脫不殺人孰能驅而內之罪罟牛詣縣舟人故不識牛疑非真牛持之力令召商賈駟僧遞至雜牛於稠人而使名之舟人乃窮皆得釋邑人某子甲造瓚所聞君能振人之窮誠能貸我四百錢今日之事濟矣瓚傾囊得錢叁百乃捐古器質百錢益之人言使海僊得爲孟嘗君客馮驩無所用矣年六

十日置高會召諸知交招一道士唱步虛辭作鶴鳴
以佐酒酒酣耳熱擊缶而歌嗚嗚踰月乃罷明年卽
世柩在中堂又明年諸子夢海僊歸語曰吾家不可
居吾將園居爾頃之鄰火發將及堂諸子亟遷柩園
中幸得脫璜舉六子長雲鶚卽牛李雲龍並歿次雲
鵬工繪事傾當世儒行而禪心叔雲鶴世其業以醫
名海僊戒之曰族醫視人死生亦猶之乎秦越之視
肥瘠又因而爲利非此其身則其子孫爾曹勉之無
自及也二少子雲騏雲驥則皆受經是宜有後泰茅
氏曰世之恂恂躬行者未必有奇其或務釣奇殊不

卷之三
軌于正義此難以左右廢也海僊之術奇矣省括而
發不失其正其行亦奇不必適人之適而自適其適
詢之月旦評者何居命之醫則良命之俠則節命之
僊則有委蛻其天之放民也與哉乃今友其子未及
其父式其閭未見其人惜也

吳母徐孺人傳

吳以世族著澄塘自吾先世世婚媾余吳甥也元室
淑人出焉其近屬國子德修及吾門吾字之曰敬仲
敬仲始從吾宗受室蓋出潛川繼室則朱方徐亦吾
宗外孫女也徐歸敬仲敬仲繪純而縫衣姑鮑從舅

之山陽獨留徐居子舍鮑言新婦能婦是能善事吾
舅姑姑旣行徐攝家秉日薦甘毳問燠寒奉丞嘗侍
臥起悉得王舅姑驩徐在猶姑在也敬仲或從師講
業或避難遠遊出入無常徐獨當戶梱以內則以內
治治之梱以外則以外治治之肅肅雍雍徐在猶敬
仲在也有僞胥持牒列王舅姑名且逮之時王
舅姑旣耄之年不知所出徐曰詐也卽大耄有罪罪
固當贖寧逮邪胥乃窮亡去敬仲旣喪世父始議仲
氏牧仲當後之而仲季皆童年猶在外傳睨者獨瞪
敬仲夫婦齟齬百端夫婦屏居朱方敬仲居常怏怏

徐徐諫曰仲尼猶慍於羣小卽淮陰不以胯下貶功君第率仲季務在顯親揚名是將亢宗其孰敢侮敬仲聞海內兩司馬願屬左司馬紹介而見之右司馬門旣而告歸面徐語曇陽事徐嘆曰君得二師幸甚獨余職在箕帚不得一遇曇陽敬仲居家客屨滿戶卽有授餐之客率不謀而出中庖一日罄其餅客皆散敬仲訶責曰何物中饋顧壘之耻非吾耻邪徐若不聞也者而受之且謝不敏徐故善病敬仲歸視之藜藿不厭日不進一匕敬仲咲曰嗟乎廝養之奉不穀於此何爲者哉徐徐應曰吾自屬屨不爲穀也王

姑有疾日夕十往奉起居食必親進藥必親嘗吾旣
代姑柰何不敬敬仲病瘡幾殆事之如王姑牧仲病
殊敬仲日三省視間者言惡少故以此睚眦固當避
嫌徐力持其不然兄弟非直手足戚也何嫌之避敬
仲曰諾視如初及姑喪於淮哀毀過當屬故室中落
傾橐而緩急之所親卒食貧蓋憂之甚則又以里俗
故懷忤卽有樹猶之蘭入髓中乃遣冢子鳳來就學
淮泗鳳來生十年而離膝下深念之居亡何病日進
迄於己丑夏六月戊子乃捐柁櫓蓋歸敬仲者十有
六年義不私蓄病革猶力贊敬仲以高義師子孫敬

仲歸吾從弟伯履禽字吾姪女爲冢婦次鳳呂女一
從母黨字朱方泰茅氏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母道
也妻道也公宮之教惟婦順爲兢兢徐得之矣敬仲
世以柔用事殆亦君子之強與敬義立而德不孤固
宜內得主而多助也

周母傳

周母大歸行年五十有八以世法則曰卽世以出世
法則曰歸西方諸子始將以世法而爲之封旣則從
命以出世法而爲之塔都人士以世法而謚之曰宣
薛王長公以出世法而爲之塔銘余合世法出世法

而傳之則不二法也傳曰薛氏故以孝義傾閭右著
浙武塘父孟爲司馬尚書郎宜人沈夢娠長庚而舉
女則庚寅五月五日也名曰應星字於周爲恭肅公
少婦公位冢宰夫人姜處守吳江嗃嗃居庭去奢去
佚毋務攻苦力作獨得姑驩心夙夜承顏伺門啟閉
以爲出入揮施刀匕必躬薦筐筥錡釜必躬受命而
行姑病肺而哮廢寢食必七日乃復甚者又七日然
後平母與之俱晝夜必躬扶持吐噓溲溺必躬御姑
不任枕藉必躬代之化諸姒篤門內外親皆由此塗
出也少君入太學客屨相及于門卽不速而來中厨

辨給之無所失歲星周而息子五喪少君母飲血而告太姜夫亡與亡寧後地下顧上則姑老下則藐諸孤不天忍九死以代有終未亡人事也乃主柩內不入外言柩以外畢攝之明若觀火喪姑而當大事易不勝哀旣終喪則曰吾事畢者半第畢納婦願反故吾先是待年閨中卽作正念求出生死旣寡則曰吾懸解矣無寧自縛乎哉將供大士齋居太姜不憚頃之異香滿室香凝脂作青蓮華華萼枝葉扶疎宛然可擷于時太姜信心生矣從而禮之及長子禎次之琦次祖次祝遞補郡縣諸生獨季祗未逆婦其年癸

酉昔夢大士宣示之歲盡如馳毋捐捐逐輪轉爲也
母寤而呼諸子諸婦語聞見狀爲盟言外事諸子任
之內事則諸婦在吾自此而修淨業不復問家遂六
時誦持迄于丁丑禁步百日修止觀法門戊寅閉關
閱華嚴法華金剛諸經及慈悲懺法淨土諸籍辛巳
畢三年期仍不踰闕丁亥二月乃復閉關日誦圓覺
經五百餘言卽衣食無所問五月示疾醫言血浸枯
矣請以牛羊乳潤之藥酒和之母曰嘻安用此自吾
以有身爲患方蠲五濁以入三摩彼已族醫毋破吾
律秋八月病且深諸子婦謀更醫莫爲適主母曰國

醫之技單矣如不治何第謝諸醫爲我亟辦西歸大事諸子婦錯愕何爲遽出此言毋命曰吾奉西方佛十餘年逝將出離娑婆世界今雖有疾幸無惡纏脫令從此往生卽得菩提勝果爾曹第齋心念佛助我淨土資糧毋復畔援懼落吾寧遂絕粒諸子婦長跪進糜毋艱然正容叱之退爾曹彊而粒我果孝邪養邪此則世情情則生死根也吾朝夕向世尊懺悔願吾死往生西方乃今願足恒于斯不足恒于斯古人比及大期必藉善知識爲之開導爲之解脫而曹徒事口耳不離法塵徃徃情識牽纏引入諸趣以佛法

則非佛子卽不作我見亦非吾子也諸子始改慮從
命六時禮懺面向西方母咕咕喜曰善哉是爲法供
養吾饗汝矣母故喜施蚤歲務周急除道梁津中年
種諸善根大興佛事一比丘自南來者募邑中始建
禪堂堂成就中塑西方境母捐貲首事諸長者爭赴
之沙門掘地得古碑則飯僧長生米記母授諸子米
置義倉歲取息米安禪併置田以奉香火母考妣獨
子不嗣葬楓涇繼孫發其墓而售之訟之構李卒追
其死爲之封樹如初立戶彼中置田以供歲賦故弟
寡妻吳無告割田五十畝迎養終身母與諸子言考

氏恒欲置常稔之田以贍宗人立家塾以教宗子弟
顧齋志以沒諸孤能善繼之乎皆曰舉宗藉先世寵
靈幸無不贍平湖陸司空建義倉以餉閭里閭里賴
之兒曹卽力不侔願師其意毋曰善吾助爾儲遂倣
而行之凶歲皆給至是毋命諸子歷吉日吾將行從
此而出世間直須一刹那畢世間事考氏高義僅以
清白遺諸孤毋代拮据幸而烝嘗不乏乃今僅遺田
七頃願以其二爲義田餘取其租佐爾曹推食之義
其布之籍厥明具陳吾奩有故裝笥有絃服屏不御
者有年矣今具在爾曹分有之第檢杼布兼兩爲製

寶誌公帽製戒衣時至則更衣逝矣項氏妹莊事我
其逆之來非念佛人卽念佛而墮有情悉巽言以謝
越日諸子上其籍母目畢而投之輾然笑曰由此一
擲世間吾喪我矣命迎彌陀像奉室西偏母西面面
之朝夕觀想諸子或經行或曲跏同舉佛號作無間
聲母曰是聲大利益當人卽成然寐遽然覺矣顧太
勞則憊爾曹姑徐徐務蓄精神相我不逮項氏妹以
逆至閻者通名戒曰若能念佛助我往生我所願見
藉令作兄弟想內館館之旣入則念佛同聲一執手
而出母曰卽不墮念終不若坐忘且以諸婦唯然而

從其中猶復戀戀悉戒勿入母絕粒日久氣愈爽神
愈凝脩而魔坑生恃大無畏力挺然如臨萬人敵疑
然如撼泰山二女師鳴鐘磬齊聲念佛張而相之魔
卻而神益王矣念怡情佛號其聲婉念慈心佛號其
聲和乞哀懺悔其聲悲以切勇猛精進其聲弘以厲
不作曼音不作吳音儼然陀羅尼門廣長舌也卜九
月六日命諸子集賢聖僧誦法華經禮慈悲懺懺無
始以來無量罪過凡諸一切善一切福無慮毫末悉
面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事復戒曰吾求懺罪
往生勿求住世七之日命造龕諸子謂坐脫立亡視

吉祥而逝更無差別母曰固也吾夙願坐脫以示衆
生諸子惟命九日道場畢命諸子齋祓祖我西歸戒
家屬第持齋勿作諸不祥事畢謝賻莫勿謂歸人爲
行人項氏妹吳氏發請卒爲弟子母領之曰吾雅不
可乃今則可師予發二字曰智證妹曰智淵各署姓
名授衣屨以女沙彌一人爲之法侶諸子以母故持
五戒修十善天福將焉避之母咄咄曰母多言天宮
何異地獄第皈依淨土跬步不留行十之日母語諸
子佛在目前吾奉法身從之俱往乃取香水浴畢誦
甘露真言者三忽蓮香彌室中重門啟矣日高春戴

寶誌公帽披戒衣徐步跪彌陀前念香偈拈香念讚
佛偈三禮佛跪拈念珠念百八佛號命設女師昔所
夜坐坐對彌陀乃結金剛拳念千聲佛三示大衆齊
聲念佛作海潮音日午結跏盤念珠左臂結彌陀印
頃如入定垂鼻墜尺餘徧身清涼頂獨溫煦踰時更
熱暮則俱寒鼻端作珠光顏色歡喜自在居然具丈
夫相諸比丘入室念佛俱襲蓮香越信入龕四衆合
掌瞻禮擁數千人人人以爲舍利佛降生今歸極樂
國矣函居士曰邇聞曇陽上僊其本來則持曇鸞菩
薩行旣以法輪轉世玄白惟其所之其後八年周宣

薛脫然坐化要以婁江之節吳江之孝夫非淨明忠孝也與哉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宣薛稱矣夫高明廣大婁江特聞概諸中庸吳江則其實際也虎溪行潦爾視曹谿若百谷王猷云望洋大方奚益儻然得度則一葦可窮十洲之人也得度者也其西極化人之徒與吾無間矣

孝廉汪徵士傳

吾汪出越國公後有宋顯者則秘書丞叔敖公墓有特祠賜額金紫院其後鬲分若屈昭景叢睦居一焉家世孝弟力田至徵士大父由服賈起父蒙故業以

貲郎事周王王獨多郎逡逡務遵禮法始逆胡氏女
媵以楊楊息子二人徵士仲也名可覺字天民仲始
孩魁然具丈夫體楊見倍父以其呱呱也者而見驕
幼跳梁則以屬伯此泛駕駒也無庸求多伯循循誘
之折節馴謹父得王甚留滯周南則出千金裝授宗
人郎宗人向內代家秉外佐仲講業貲兩人者囊括
之各治其私室曠日持久蠶食無遺父歸自大梁將
赴愬兩人大恐避室胥遷之以當毋錢仲從容諫曰
彼于我乎捋荼乃始有室狐埋狐搯彼將何辭第巢
自我成亦自我覆失得猶楚弓也近屬之謂何父然

其言罷勿問宗人元祖當受室謁仲請禽仲目屬孺人方脫簪珥以修六禮其後元祖蕃有後絕口未嘗自矜鄰人吳良梓當父喪無以爲歛操券詣仲親則死願公爲之喪仲以刀布貸之始畢大事吳旣饒益僅以什五歸客讓吳仲爲之解吾始矧其急不必取盈幸而見償得半足矣里人程錫善心計賈二百塵仲授千金使之居息錫故多逋負責家蟻聚而收之貴旣亡下之吏客言亟疏名對簿不且向隅仲謝曰吾方與之目成無寧不終朝而反目於時鄉曲誦義烝烝乎長者哉丙子與計偕以安車北廣陵遇乘馬

者蓋與沈賢良俱車馬相從傾蓋莫逆次彭城而沈
病作躬視湯藥留旬日不行沈張目曰蒸留固當君
亟去程期近矣仲徐徐曰吾聞同行如同命寧詎吾
長往而君獨留沈少間則據馬讓車沈猶及期成進
士矢言君實生我所不厚報者非夫及沈得亳州竟
未嘗一通問謁宗人澳賈死扞市豪豪以蜚語中之
坐大辟仲遺書宣城令介同籍楊君居間力白不辜
卒得釋其在家食不恩有司自言處子之秘公宮惟
帷薄爲凜凜我躬不有國邑何爲諸父旣擁素封命
二子以鴈行從仲則齎二百金爲仲壽仲固辭可覺

堅儒終不以屬饜而饗尊者賜諸父高其義卒不忍
相加遺仲數奇已丑首舉乙榜下帷愈益攻苦病疊
踰年百方治之卒不起病革執孺人手曰以是藐諸
孤爲庭內累母在猶父在也母過自傷顧命諸子汝
淳汝澤汝洽汝浚曰已焉哉而父無能大而王父之
門吾門將有待而大有子無咎庶無傷厥考心爾曹
勉矣仲奉嫡母孝喪之如所生奉父寵人朱如母奉
伯兄如家丈人一再舉二喪率務自盡嘗卜西山之
兆方氏故冢在焉方將徙之仲不可猶之親也吾寧
因親以及親封其冢而樹之碑歲及秩祀平居以孝

弟忠恕訓諸子壹稟于躬行年近知非齋志以歿善者無天矣司馬氏曰叢睦以經術亢吾宗次公蓋四之一也里中鉅萬相望鮮不注其目而艷之次公嗜義如膏梁去利如土苴藉令趙魏爲政不亦公綽乎哉阨于嚮往而夭其天年吾斯之未能詰顧長沙蚤世平津晚成爲誼則雖死猶生爲弘則不死奚益此修短之辨何論彭殤孺人爲方景真女兄余姻氏也公女主吳泰寧中饋余婚氏也次公爲余父黨二家之言有徵余方受事宗盟因爲之立傳

鄉飲三老傳

董大夫守新都彭大夫令歛皆自楚起家則以不佞
故三監亟就大函問禮庚寅冬十月舉鄉飲如期賓
若而人介若而人鄉大夫若而人皆可僂指獨鄉遂
耆舊足跡不及有司卽有樹闕弗聞謏有聞不概見
聞幽貞揚側陋司馬詎無意乎不佞何知所知不越
乎近屬藉令內稱不避於吾宗得丈人焉其居西沙
溪其名徽壽其人長者其年杖國中少游宛服下賈
南徐爲宛陵屬邑主漣輸久之以詘爲羸遂操毋錢
而息什一人以緩急來赴必辨應之羸過當者罷勿
徵門外胥出入者踵相接也業滋起有而不居故受

室於吳僅息女一字東里許可進舉二甥撫兄子五人賈授資居授室昏授禽卽後應環顧壹視之無差等視諸子姓如諸子庭無間言故祖墓近縣西吉土也購數十廬以供祀事舉宗賴之先王寢廟災獨力更始嘗立家廟置祀田社田里南度豐樂水爲新橋故宗人玉所構忌成中止爲之代終其修視昔有加其費倍昔郡治河西之許故有太平橋歲久浸圯郡縣下其議完繕計八百緡歲浔饑議遂寢丈人躬詣郡縣請受功嗟乎父老勞矣無已太勞唯唯應曰徽壽犬馬之年幸有餘力曰費鉅矣無已太費唯唯應

曰卽不給不難破產以共二大夫義之乃許從事自
惟諸義舉直一手一足之勤譬之桔槔其潤膚寸里
中故鑿渠通水利自石沙灘至古城關其名莘墟經
十里而近迄今淤塞不治浸以病農在昔德翁首倡
之則先世也丈人務修祖服興農功財用悉取諸橐
中爲閭里率于是聚石鳩工操畚荷鍤淤者濬壅者
疏瑕者栽齧者築爲防爲堰啟閉以時浸假與萬戶
三農共之庶幾乎百年之利也至其自奉穀于廩養
儉於齊民居常樵少文歸乎太朴躬操衡石未嘗藉
手他人攻苦服勞益七十年如一日也古有三老則

其人乎二大夫聞之喜曰嘻吾從司馬得人矣新都
猶齊魯也以文獻著邦畿其民二賈一儒賈者足當
陽翟以儒訾賈率坐兩端其一親於其身起家言言
墨守何知仁義僅取自封其一席故資恣睢暴殄爲
漏卮爲委土爲燎毛卽靜躁不相與謀要非端木陶
朱之屬彰彰矣夫夫赤手起富無所芬華時易則易
時于則于于不爲財豪易不爲財虜長者哉乃命博
士弟子逆之學宮禮之以三老之禮是當吉月則其
攬揆之辰禮成屬不佞書之惇史不佞家食久矣何
敢操刀筆而溷瞽宗于時方有事宗盟丈人則大父

行也遂爲立傳家乘載之

太函集卷之三十八